

<<荒野尘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荒野尘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3011174

10位ISBN编号：7223011173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西藏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陈渠珍

页数：127

字数：7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 芄野尘梦 >>

内容概要

《芄野尘梦》，作者“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”、取《诗·小雅·小明》“我征徂西，至于芄野”之意为书名，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的意思；芄：荒远。

芄野：指青藏高原。

在书中，作者详强地叙术了自己1909年从军，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总进藏，升任管带（营长），参加工布、波密等距役，在驻藏期间同当地藏族同胞、官员和喇嘛来往密切，同藏族姑娘西原结婚，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、南北响应的消息传到西藏后，出于对波密起义士兵的一些行动不理解，而又顾念个人安危，于是组织湖南同乡士兵和亲信百五十人取道东归而误入大沙漠，断粮七月余，妨饥挨饿，茹毛饮雪，仅七人生还于西安，西原病卒，等经历；描绘了沿途所见的山川景色、人情风俗和社会生活；同时记录了英、俄帝国主义凯觎和争夺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和阴谋活动，清政府的日举国腐败，清封疆大吏之间和军队内竞争权夺权、勾心斗角的壮举争；记载耻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和军中的同盟会员、哥老会成员在波密乘机发动兵变、杀死协统罗长禔的实况。

从文学的角度看，它不失业部写行优美的游记；从史学的角度来看，它又不失为记录清末民袂川边、西藏情况的重要资料。

因此，任乃强先生在《弁言》中说：“但觉其人奇、事奇、文奇、既奇且实，实面复娓娓动人，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。

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，为西陲难得史料。

“当然，也必须指出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作者在书哺现了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和流露出辛亥革命的错误认识，应当予以实事求是和分析批判。

我们相信读者是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本书中的问题的。

<<荒野尘梦>>

作者简介

陈渠珍（1882—1952），人称“湘西王”，是亲历清朝、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的“振奇之杰”，与熊希龄、沈从文并称“凤凰三杰”。

1906年参加湖南新军，后投靠清川边大臣赵尔丰，入藏平叛。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跋涉万里回到湘西。

其后统一湘西，经营湘西数十年。

期间，沈从文曾在其帐下担任文书，贺龙亦是其旧交。

1949年10月赴乾城同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进行政权交接。

1950年6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。

1952年病逝于长沙。

<<荒野尘梦>>

书籍目录

弁言总叙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第二章 腊左探险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第四章 收复工布第五章 进击波密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第八章 入青海第九章 过通天河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

<< 艮野尘梦 >>

章节摘录

01 成都至察木多 援藏军出师计划，经长时期之筹备，颇极周密。

詎料一经开拔，障碍横生。

尤以夫役逃亡一事，最为骚扰。

军行所至，四出拉夫，人民逃避一空。

三营殿后，夫役逃亡尤多，行李沿途遗弃，虽出重资，不能雇一夫。

纪律废弛，非复从前节制之师矣。

读唐人应役出塞诸诗，苍凉悲壮，非身历其境者，不知其言之酸而词之切也。

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，风景与内地同，自是以后，气象迥殊，山岭陡峻，鸟道羊肠，险同剑阁，而荒过之。

沿途居民寥寥。

师行于七月，时方盛暑。

身着单服，犹汗流不止。

过雅州，则凉似深秋，均着夹衣。

愈西愈冷，须着西藏毡子衣矣。

过大相、飞越诸岭，皆重峰叠嶂，高峻极天，俯视白云，盘旋足下。

大相岭，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，故名。

经虎耳崖，陡壁悬崖，危坡一线；俯视河水如带，清碧异常，波涛汹涌，骇目惊心。

道宽不及三尺，壁如刀削。

余所乘马，购自成都，良驥也，至是遍身汗流，鞭策不进。

盖内地之马，至此亦不堪矣。

行六日至泸定桥，为人藏必经之道，即大渡河下流也。

夹岸居民六七百户，河宽七十余丈，下临洪流，其深百丈，奔腾澎湃，声震山谷。

以指粗铁链七根，凌空架设，上覆薄板，人行其上，咸惴惴焉有戒心。

又行二日至打箭炉。

登大相岭，相传不能交言，否则神降冰雹。

予过大相岭时，謁蹶至山顶，见清果亲王摩崖题碑诗，上部为雪所掩，以马挝拨之，有句曰：“奉旨抚西戎，冬登丞相岭，古人名不朽，千载如此永。”

盖景仰先贤，亦自诩也。

同辈回顾，予犹未至，大声呼唤，有应声而呼者，众声交作，天陡变，阴云四起。

雹落如拳粗，予急奔下山。

后来者多为雹伤。

盖雾罩山头，阴寒凝聚，一经热气冲动，雹即随之降落，亦物理使然也。

打箭炉，为川藏交通枢纽地。

相传为诸葛武侯南征时，遣郭达于此设炉造箭，故名。

其地三面皆山，终日阴云浓雾，狂风怒号，气候冷冽异常。

山巅积雪，终年不化。

三伏日，亦往往着棉衿焉。

驻打箭炉数日，官兵内着皮袄，外着毡子大衣，犹不胜其寒矣。

予尝戏谓内地冬寒，寒由外入；病疟发寒，寒由内出；塞外之寒，寒生肌肤。

亦事实也。

一入炉城，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，填街塞巷，闻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，喇嘛二千余人。

居民种族尤杂，有川人，滇人，陕人，土人，回人；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，土人迷信喇嘛教，家有三男必以二人为喇嘛，甚或全为喇嘛者。

盖喇嘛据有最大势力，能支配一切，一为喇嘛，身价即等于内地之科第，故人人以得为喇嘛为荣也。

康藏一带，气候酷寒，仅产裸麦，故僧俗皆以糌粑为食，佐以酥茶，富者间食肉脯，以麦粉制为

<< 艮野尘梦 >>

面食者甚少也。

糌粑制法，以青稞炒熟磨为细粉，调和酥茶，以手搏食之。

酥茶者，以红茶熬至极浓，倾入长竹筒内，滤其滓，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，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，使水乳交融，然后盛以铜壶，置火上煎煮。

食糌粑时，率以此茶调之。

且以之为日常饮料。

藏民嗜此若命，每饮必尽十余盏。

余初闻此茶，觉腥臭刺鼻。

同人相戏，盛为酒筵，约以各饮一盏，不能饮者罚如其数，予勉呷一口，即觉胸膈作逆，气结而不能下，自认罚金，不敢再饮矣。

藏民男子皆衣宽袍大袖之衣，腰系丝带，头戴呢帽，或裹绒巾，足着毡子长靴。

女子衣长衫，毡裙，系腰带，头戴巴珠，项围珠串。

喇嘛服饰，因阶级而异。

上焉者内着衬衣，外缠红黄哔叽披单，帽作桃形，靴为红呢制，手拿佛珠，口诵佛号。

其下，则粗呢披单，交缚上体而已。

藏民住宅皆为层楼，上中层住人，下层为豢养牲畜，屋顶扁平，或上覆泥土，室内及墙壁彩绘山水物。

若喇嘛寺，则楼高有至十层者，金碧辉煌，极为壮丽。

我军由川出发时，适达赖由京返藏，途次，得其藏王厦札密报谓：“英兵已退，川军大至，恐不利，宜制止之。”

达赖既向清廷求援，又不便反复，乃密令厦札发藏兵万人扼要拒之。

川边大臣赵尔丰，知其谋，乃自率兵八营，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，而令钟颖所率川军由北跟进，会师于昌都。

全军集中打箭炉待命，约一周，钟统领始至。

又准备三日，即出发。

由打箭炉出关，即属川边境。

其入藏大道，至巴、里塘，昌都，恩达、硕板多，丹达、拉里、江达、至拉萨，为川藏大路，逐站人户甚多，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。

我部奉令改由北道出关，行一日，由折多塘北向，经长坝春、霍尔章谷、甘孜、曾科、岗拖，至昌都，或绕岗拖趋类乌齐，三十九族，至拉里，为北路。

道路荒僻，往往一二日无人烟。

藏地行军，动需乌拉驮运。

又须二三日一换，故无乌拉，即不能行一步。

盖弹药粮秣，行李乘骑，每营须牛马二千余头之多，悉取给于沿途藏人。

长途行军，决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。

即内地之马，一入藏地，亦不堪用矣。

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，情形不熟，恐猝遇战，乌拉不继，故令我军走北路，为策安全也。

我军由炉出发之日，适雨雪交作，寒风刺骨，军队与乌拉，恒混杂而行。

此路名虽驿站，半为山径，砂砾遍地，雪风眯目，时登时降，军行甚苦，沿途绝少居民，抵折多塘宿营，已七时矣。

天黑路滑，部队零落而至。

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，直至夜半始止。

官兵咸缩瑟战栗，不胜其凄楚焉。

由折多塘经长坝春、道坞、霍尔章谷，至甘孜一带，沿途均有村落。

居民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。

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喇嘛寺。

此二十余日中，天色晴霁，道路皆沿山腹或山沟行。

<< 艮野尘梦 >>

甚平夷。

犹忆第一日由炉出发，官兵饱受风雪之苦，余以此去苦寒，必更有甚于此者，殊次日，天忽晴霁，沿途风清日暖，细草如茵，两面高峰直矗，山巅积雪，横如匹练。

有时出岫白云，与摩天积雪，共为一色，凝眸远望，奇趣横生，几忘塞外行军之苦。

余任督队官，每日必于黎明前率通事藏人及各队监营官，乘马先行。

一日，将抵长坝春时，天和春软，周道如砥，一望平原无际，藏人扬鞭策马，疾驰如飞，群马奔逐，勒之不能止。

余马术未精，身重腿轻，左右颠簸，几跌下，勉驰至宿营地，已汗流浹背，腿痛不能行矣。

一日。

行抵道坞，天尚早，因偕同人闲步近郊，有民舍十余家散居疏林间，草美而细，风景如画。

林外一沟宽四五尺，碧水清浅，鱼多而巨，往来游跃。

余等正苦无肴，将取之食之。

又疑此地居人甚多，岂无网罟，河鱼之繁殖如是。

询之通事，始悉藏人死后，不用棺封。

土掩其上者，延喇嘛讽经，寸磔其尸，以饲雕鸟，为天葬。

其次以火焚之，为火葬。

下焉者投尸水滨，任鱼鳖食之，为水葬。

故藏人无食鱼者。

余等闻之，乃止。

霍尔章谷，居民百余户，已改土归流，设理事官于此。

汉人甚多。

我军出关后，沿途所见，皆赭面左衽之藏民。

所食，则酥油糌粑奶酱。

荒山野户，又无蔬菜可购。

竟日疲劳，不获一饱。

出发时，原拟多带食品，因林修梅力言不可，致途次食不甘味，至以为苦。

至是，始有物可市。

共购猪一头，鲑鱼数斤，切碎，豆豉炒之，分盛两桶，载之以行。

修梅犹嘖有烦言，余等亦不之顾。

然以后每餐，修梅则较他人抢食为多，其馋酸真可鄙也。

途次，见乌拉千百成群，尚未注意。

至霍尔章谷换乌拉。

先日傍晚，尚未齐。

夜半，闻四野声喧，视之，乃藏民送乌拉牛马至矣。

漫山遍野而来，不下数千。

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，驮装捆载，不知费时几许。

迨次晨起视，则一人挟一驮，置牛背上，每驮重逾百斤，竟能举重若轻，约一时许，而二千余驮粮弹捆载已毕，身手敏捷，诚非汉人所及。

因见体力强，不觉健羨无已。

无怪唐代屡为边患，郭马名将，尚不敢言战，而言和也。

每日宿营，牛马拥挤坪中，藏民卸装，更为迅速。

驮牛二千余头，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。

藏民扬声，驮牛四散，满山满谷，到处齿乞青。

迨黄昏前后，藏民呼哨一声，但见山头群牛攒动，皆争先恐后，戢戢归来，勿烦驱策。

藏民即就平地之桩，系长绳，排列为若干行。

长绳中系无数短绳，拴于牛蹄。

牛倚绳，或立或卧，秩然不乱。

<<艽野尘梦>>

犹忆一日中夜起搜，弥望白雪，不见一牛，大异之。
 询之卫兵，始知牛卧雪中，雪罩牛身，望之似无数雪堆，隐约坪中。
 非转侧雪落，不知其为牛也。

甘孜，曾科，麦削（宿），岗拖一带，嶂峦横亘，冰雪满山。
 每从山腹过，山水泻冰，宽恒至十数丈，人马通过；须先凿道敷土，方免倾踣。
 谷底溪流，亦凝结成冰，牛马数千，踏冰过，冰破碎声闻数里。
 时已暮秋，天气日加寒冷，大雪纷降，朔风怒号，人马牲畜，灿若银装，余有句云：“冰敲马蹄
 铃声细，雪压枪头剑气寒。”
 亦纪实也。

自麦削以西，河深流急，无舟楫，无津梁，故军队渡河，皆用皮船。
 船以野藤为干，以牛革为衣，其形椭圆，如半瓜；其行轻捷，似飞燕；凌波一叶，宛转洪涛，浪起如
 登山丘，浪落如堕深谷。

临岸遥观，若将倾覆焉。
 乃方沉于浪底，涌现于涛头，俨如飓风时际，立黄鹤楼看轻舟冲浪，同一怵目惊心也。
 幸河幅不宽，波澜甚小，舟子一人，摆双桨，坐后梢，顺水势，乘浪隙，斜行疾驶，瞬息即登。
 皮船大者，载重四百斤，小者载二百余斤。

小船以一革制成，大船则用二革，其接缝处时时以酥油涂之，以防浸漏。

军队渡河时，先渡辎重，再渡官兵。

船小而少，每渡一河，须延数日。

计余一营人，渡河已费三日之久。

沿途河流甚多，故行军稽延甚久也。

⋯⋯

<<荒野尘梦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余一夜读之竟，寢已鸡鸣，不觉其晏，但觉其人奇，事奇，文奇，既奇且实，实而复娓娓动人，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。

——藏学家 任乃强 此书四十年前曾从陈氏后人借阅一次，为民国年间自印本，因其内容有趣，读时即深深为之吸引，读后又久久不能忘记，还不止一次在茶余饭后当故事讲过。

——出版人 钟叔河 一部奇书，记述了上个世纪初发生在西藏的一个真实故事，非常的时代，非常的场景，非常的人物，非常的经历，一部爱情经典。

曾以手抄本、复印件和内部出版资料形式广为传布。
谁读过它，谁将终身铭记。

——作家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 马丽华 我国的群籍中，死里逃生于绝地者的追记，又足以惊心动魄的，以此书为第一。

——专栏家 三七

<<荒野尘梦>>

编辑推荐

此版《荒野尘梦》是对2009年西藏人民版的全新修订本，在上一版基础上，此次将开本改为轻便易携的32开，内文版式亦做了调整，相比上版更加疏朗紧凑，配以舒适大气的封面设计，加上70g纯质纸的高品质，与精彩的文本内容更加相得益彰。

只带一本书去西藏，一定是《荒野尘梦》。

一部私下传阅七十年的奇书，活在网友口碑上的不朽之作！

藏学家任乃强，出版家钟叔河，作家韩松落、蒋方舟、三七、马丽华刻骨铭心一致推荐。

贺龙元帅指定为18路军进藏参考读物，百年前真实的藏地人性记录，“湘西王”陈渠珍与藏族少女的爱情传奇。

仓央嘉措情诗痛彻心扉的现实注脚：安得与君相决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。

带你穿越回100前的西藏，见证惊心动魄的变乱时代、神奇瑰丽的藏地风物、艰苦卓绝的平叛战役、微妙复杂的军队政治、惨绝人寰的绝地求生、万里相随的坚贞情义。

读完本书，一定会记住这个名叫“西原”的女人。

<<荒野尘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